

四書探微

君子必慎其獨也

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，但君子慎獨必從誠意始，誠意之意涵是真心、懇摯和善意等，是作為一個好人的最基本條件。誠意的反面，

便是虛偽和作假，商人經營生意，如果沒有誠意，便是口是心非，所做的必是貨不真、價不實、推銷的產品、營造的工程，必然是弊端百出，經不起考驗。從事公職人員，如果欠缺誠意，那他為公眾服務時就常有推拖敷衍，虛應失職的行為出現，甚至會發生瀆職行為。孟子說：「是非之心智之端也。」便是針對誠意不足的警惕語，以提昇其誠意意念，所以吾人之為人處事是否具有誠意，是瞞不了每個人的自我良知的，所以說毋自欺也。

如惡惡臭^①，如好好色。惡臭，是氣味特臭的東西，如阿摩尼亞，或已經開始腐壞的食物肉類等等。好色，當是指女色，可能是人類與生俱來的欲念，並非男士專有，其實女士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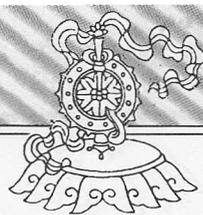
袁熹鳴前人



才是真的審美和愛美專家，所謂女為悅己者容，所以她們也樂意參加選美，是臭是美的標準，以及程度，通過了大腦反應，其在心理的知覺上，叫做「自慊」一點也不含糊的。「慊」是不自滿之意。

誠意的另一例證，也可以謂之忠信，孔子家語：「孔子自衛反魯，息駕於河梁之上而觀焉，有懸水三千仞，圍流九十里，魚鱉不能導，鼃鼃不能居，有一丈夫方將厲之，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：『意者難可濟也。』丈夫不以措意，遂渡而出。孔子問之曰：『子有道術乎？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？』丈夫對曰：『始我之於入也，先之以忠信，及吾之出也，又從以忠信，忠信措吾軀於波流而我不敢以用私，所以能入而後出也。』孔子謂弟子曰：『二三子識之，水猶可以忠信成身親之，而況於人乎。』」

由此觀之，誠意和忠信之意義是完全一致的。不但此也，誠意之至，還可以感動沒有情識之器物；晉代僧人竺道生，江蘇吳縣（今蘇



州人，某些日，在當地虎邱山講涅槃經，聚堆石頭作徒眾，他一再強調，人有佛性，認為動物也有，而一再向眾石詰問說：「你們認為是嗎？」如此連續追問三天，終因其真誠所感，群石居然都點頭了，表示同意其說法，「頑石點頭」掌故，便是出於這一誠意之至感應而來，是有其可信度的。故君子必誠其意。

有誠意之君子，必慎其獨也。此獨非魯男子之獨，家語：「魯人^②有獨處室者，鄰之釐婦^③亦獨處一室，夜暴風雨至，釐婦室壞趨而託焉，魯人閉而不納，釐婦自牖^④與之言，何不仁而不納吾乎？魯人曰：吾聞男女不六十不同居，今子幼吾亦幼，是以不敢納爾也。婦人曰：「子何不如柳下惠然，嫗不建門之女，國人不稱其亂」。魯人曰：「柳下惠則可，吾則不可，吾將以吾之不可學柳下惠之可。」孔子聞之曰：「善哉！願學柳下惠者，未有似於此者，期於至善而不襲其為，可謂智乎？」按柳下惠是聖之和者也，他能坐懷不亂，毫不動心，而魯男子功不及此，拒不納釐婦，既不近人情，也不從慎獨的心治本上用功夫，孔子認為不足取法。

十目所視，十手所指，便是學道要從心念上防止，作釜底抽薪，所謂念善則昇，念惡則

墜，是指出了賞善罰惡的道理是十分嚴厲的。明朝海瑞公是當朝七省欽差大人，一日便服至福州雷公廟想燒第一炷香，三天清晨都未能如願，及至第四天清晨仍未能趕上第一，主持之廟祝乃告以是因恐足下所穿之皮底靴有關，海公聞聽之下，乃在心念上辯稱，廟中之大鼓豈非也是皮革製成，此一念之轉，忽然一聲巨響，所懸於樑上之大鼓頓時爆破成碎片，此即所謂「萬籟一元，聲息相通，意念一動，浪傳十方。」其嚴乎！可不畏哉。又曰暗室虧心，神目如電，人間私語，天聞若雷。

富潤屋，德潤身：屋，在此是代表物質之豐富和享受。然而終究是身外之物，所能享受之時間是短暫的。潤，是救濟之義，例如天下雨能有益植物叫做滋潤。口頭乾燥喝些茶叫潤喉。機件的運轉叫潤滑。量力或盡力多做善事叫做潤身。佛在勝鬘經寶窟篇上說：「惡盡言功，善滿曰德。」俗語說笑一笑，少一少。鬧一鬧，老一老。此之謂小德川流也。故曰心廣體胖，君子必誠其意。

註：①上惡字讀「污」下惡字讀「去」。

②魯人：即山東省某一男子。

③釐婦：寡婦也。

④牖：窗口。